



李永平  
大河尽头  
山  
下卷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大河尽头. 下卷, 山 / 李永平著. -- 上海 : 上海  
人民出版社, 2012  
ISBN 978-7-208-10505-8

I. ①大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82817 号

本书为引进版图书, 为最大限度保留原作特色, 尊重原作者写作习惯, 故本书  
酌情保留了部分外来词汇。特此说明。

策划编辑 沈 宇  
责任编辑 沈 宇  
装帧设计 蔡南升



世纪文景

大河尽头 下卷: 山  
李永平 著

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 **人民出版社**  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  
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 
(100013 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 8 号林达大厦 A 座 4A)  
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 
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890 × 1240 毫米 1/32  
印 张 13.5  
插 页 2  
字 数 250,000  
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 
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
I S B N 978-7-208-10505-8/1.969  
定 价 36.00 元

世纪文景·华语作家系列

- 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《大河尽头 上卷：溯流》     | 李永平 著 2012 年 4 月 | 定价：32.00 元 |
| 《大河尽头 下卷：山》      | 李永平 著 2012 年 4 月 | 定价：36.00 元 |
| 《三月曝书》（新版）       | 林文月 著 2012 年 4 月 | 定价：25.00 元 |
| 《遣悲怀》            | 骆以军 著 2011 年 8 月 | 定价：29.00 元 |
| 《城邦暴力团 上》        | 张大春 著 2011 年 1 月 | 定价：36.00 元 |
| 《城邦暴力团 下》        | 张大春 著 2011 年 1 月 | 定价：36.00 元 |
| 《认得几个字》          | 张大春 著 2009 年 8 月 | 定价：46.00 元 |
| 《认得几个字》（普及本）     | 张大春 著 2010 年 8 月 | 定价：28.00 元 |
| 《聆听父亲》           | 张大春 著 2008 年 1 月 | 定价：25.00 元 |
| 《巫言》             | 朱天文 著 2009 年 5 月 | 定价：35.00 元 |
| 《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》      | 朱天心 著 2010 年 8 月 | 定价：26.00 元 |
| 《学飞的盟盟》          | 朱天心 著 2009 年 8 月 | 定价：28.00 元 |
| 《读者时代》           | 唐 诺 著 2011 年 8 月 | 定价：26.00 元 |
| 《阅读的故事》          | 唐 诺 著 2010 年 8 月 | 定价：32.00 元 |
| 《文字的故事》          | 唐 诺 著 2010 年 1 月 | 定价：39.00 元 |
| 《流浪集，也及走路喝茶与睡觉》  | 舒国治 著 2010 年 8 月 | 定价：26.00 元 |
| 《天工开物·栩栩如真》      | 董启章 著 2010 年 3 月 | 定价：29.00 元 |
| 《物种源始·贝贝重生之学习年代》 | 董启章 著（即将出版）      |            |
| 《衣鱼简史》           | 董启章 著（即将出版）      |            |

李永平  
大河尽头  
山<sub>下卷</sub>

# 大河尽头

下卷：山

## 序论

### 婆罗洲的“魔山”

王德威

《大河尽头》上下两卷《溯流》和《山》合璧出版，是新世纪华语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大事。我们很久没有看到像《大河尽头》这样好看又耐看的小说了。好看，因为李永平沿袭传统说故事的技艺，让读者忍不住想知道下回如何分解，而他笔下的大河冒险如此绘影形声，更饶有古典写实主义的风格。耐看，因为李永平不甘于讲述一个传统的少年启蒙故事而已。他对文字意象的刻意雕琢，对记忆和欲望的上下求索，又颠覆了写实主义的反映论，让写作本身成为一场最华丽的探险。

《大河尽头》的故事发生在一九六二年盛夏的婆罗洲。上卷《溯流》里，十五岁的少年永被父亲送到西婆罗洲克莉丝汀娜·房龙小姐的橡胶园农庄作客；房龙小姐是荷兰殖民者的后裔，和永的父亲关系暧昧。在房龙“姑妈”的安排下，永加入了一群白人组成的大河探险团。他们打算溯婆罗洲第一大河卡布雅斯河而上，闯入峇都帝坂圣山。

探险队选在中国农历鬼月出发。沉郁神秘的雨林，黄流滚滚的河水，颓靡诡异的城镇，如魅如魑的邂逅，诱惑也拒斥着他们。小说高潮，探

---

王德威，文学评论家，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文系 Edward C. Henderson 讲座教授。

险队来到大河最后一个城镇——新唐。克莉丝汀娜陪着永追踪一个神秘姑娘，鬼使神差，绕到二次大战期间她被迫成为慰安妇的所在。她顿时崩溃。姑侄两人连夜逃出新唐，这天恰好是农历的七月初七。

《大河尽头》的下卷《山》就由此开始。永和克莉丝汀娜甩开了探险队其他成员，展开了另一段旅程。他们来到世外桃源般的肯雅族村庄，浪·阿尔卡迪亚，之后又在普劳·普劳村歇脚。在航向圣山的过程中，他们有不可思议的奇遇，也见识到自然狂暴的力量。他们到达山脚的“血湖”，传说中幽冥交界的地方，进入登由·拉鹿秘境，那里的奇观才真让人瞠目结舌。七月十五月圆之夜，永和克莉丝汀娜登上了圣山，然后……

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《大河尽头》上下卷在格局上的对应。《溯流》写船上与岸上的接触，充满人与事的喧哗。卡布雅斯河中下游的三座城镇——坤甸、桑高、新唐——各自散发艳异堕落的风情，极尽挑逗眩惑之能事。探险队员还没有深入雨林，已经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。这些喧哗到了《山》陡然散去，大河成了真正主角。

幽黯的河，敞开的河。卡布雅斯大河承诺了蓬勃狂野的生机，也蕴积了摧枯拉朽的能量。沿河而上，永看到灿烂的草木鸟兽，奇特的族群聚落，甚至记起当年巧遇的扛着粉红色梳妆台回乡的猎人。暴雨之后，河水冲刷下种种东西：野兽的尸体，成串的髑髅，坟场的棺材，祭奠的神猪，家族相簿，席梦思床，甚至一座可疑的“水上后宫”。而在夜半时分，千百艘无人乘坐的长舟幽幽溯流而上，那是生灵和幽魂回家的队伍。与此同时，这对异国姑侄间的情愫愈加暧昧。

每当永和克莉丝汀娜靠岸的时候，往事如影随形般的搅扰他们。永在浪·阿尔卡迪亚村落中遇到十二岁的女孩马利亚·安娘。马利亚抱着

芭比娃娃，看来清秀可掬，她却告诉永一个骇人听闻的秘密：她已经怀孕，播种的不是别人，就是雨林中最受敬爱的老神父峇爸·皮德罗。马利亚的遭遇让我们想起《溯流》中的小可怜伊曼，还有那个从民答那娥漂流而来的女孩，她们都是（殖民的？男性的？）肉欲洪流中的牺牲。另一方面，在暴雨中，普劳·普劳村的日式旅店里，永像是魔咒附身，几乎强暴了中年的日本女侍。这一色欲场面充满政治隐喻，最终驱使永面对克莉丝汀娜。当后者裸裎以对，展露下腹子宫被切除的疤痕时，两人纠缠的关系到了摊牌阶段。

只有回到河上，才能洗涤这些伤痛和羞辱吧。或又不然？滔滔的河水激起欲望更炽烈的漩涡，将一切带向不可言说的高潮——或深渊。时间逐渐逼进七月十五月圆之夜，这是克莉丝汀娜承诺永的朝山之日。大河尽头，就是他们俩的前世与今生，欲望与禁忌，缘与孽交会点。

李永平的欲望叙事莫此为甚。四十多年来他的写作创造出许多令人难忘的女性人物，像是《拉子妇》的土著母亲、《围城的母亲》的母亲、《吉隆春秋》里的少妇长笙、《海东青》里的小女孩朱鸽，还有《望乡》里的妓女等。从女孩到妇人、从母亲到妓女，李永平的女性辐射出复杂的情欲形象，也是他创作最重要的动力。《大河尽头》里的克莉丝汀娜将这些形象又作了逆转。她是个殖民者的女儿，也是被殖民者的情妇；是风情万种的尤物，也是生不出孩子的母亲；是被侮辱和损害的女性，也是“观音菩萨、妈祖娘娘或圣母马利亚”。是在和这样一个女人的周旋过程里，永从一个少年变成一个男子——更重要的，一个作家。

李永平耽溺在相互纠缠的文字和欲望中，只能以色授魂与来形容。曲折深邃的河道充满女性阴翳的隐喻；航入大河深处的达雅克人独木舟甚至毫不避讳的以阳具为名。克莉丝汀娜和永一路眉目传情，难以自持。但最



难的一关是伦理的防线。尽管克莉丝汀娜对情夫的儿子无所顾忌，永却在夜半溯河的船队中仿佛看到母亲的身影。然而李永平的笔锋一转，又告诉我们永是个生不逢时的早产儿，以致情到浓处的荷兰姑妈声言他是她“前世的儿子”，要把他再“生出来”。永也似乎乐得重新回到生命的源头再来一次。这样的回旋曲折的关系固然干犯世俗礼法，但我们的主角既然已经来到莽林深处，大河尽头，一切的顾忌似乎都有了解放的可能。

“生命的源头，永，不就是一堆石头，交媾和死亡。”探险家安德鲁·辛蒲森爵士对永的忠告似乎言犹在耳。但永和他的克莉丝汀娜姑妈却要以他们丰饶的爱欲来证明，生命的源头除了矿物质般的冥顽，或生物性的交媾和死亡的轮回外，还有一些别的。

这些“别的”无以名之，只能说是精诚所至的创造力。或从李永平书写的角度看，就是创作力。起死回生，化不可能为可能，古老的初始神话离我们远矣，只有文字创作差堪比拟。书写是迟来的、铭刻生命记忆的仪式，也是肇生想像世界一次又一次的尝试。让无从捉摸的一切有了“着墨”的可能吧，让顽石点头，展开它的“石头记”吧。永因为大河之旅而情窦初开，也滋生了不能自己的叙事欲望。这才是克莉丝汀娜姑妈，那流徙婆罗洲的荷兰女孩/女人/母亲/圣母，对永最珍贵也最危险的馈赠。

在这个层次上，《大河尽头》不再是传统写实主义小说。它是李永平个人创作的终极寓言。他所泅泳的大河是一条想像奔流的长河，是“月光河”，是“银河”；浮沉在河里的可以是千万物种，也可能是千万繁星，更可能是千万方块字。

我们于是来到《山》的高潮。峇都帝坂虽然是圣山，其实却是顽石

遍地的不毛之地，然而在永的眼中——和李永平的笔下——却投射出完全不同的景象。七月十三日月圆前夕，永和克莉丝汀娜来到卡布雅斯河的源头，大河尽头矗立的“山巅反射出的最后一道霞光——那沿着巉岩嶙峋的山壁，花雨般淅沥而下的蕊蕊落红——静悄悄洒在少年头顶上，化成一条巨大的、弥漫着浓浓橄榄油香的粉红纱笼，将他整个人，密密匝匝地、有如母亲怀抱般地，从头到脚包裹起来”。

这只是开始。随行的老向导在告别前，又讲述了山脚五个供往生者居住的大湖：善终的在阿波拉甘湖，征战阵亡的、死于难产的漂向巴望达哈或血水之湖，溺水而亡的进入巴里玛迭伊湖，自杀者的幽灵被禁锢在巴望·玛迭伊木翁湖，而夭折的婴灵聚居在登由·拉鹿湖。这些湖泊神秘莫测，却让永悠然神往。他期望到血水之湖寻找民答那娥来的孤女，但他更被登由·拉鹿湖畔的小儿国吸引。那里一汪湖水清碧，成千上百的孩童，三四岁到八九岁，全都光着屁股：

精赤条条，嘤聚在这午夜时分一穹窿墨蓝天空下，好似满湖嬉戏的小水妖，蹦蹦跳跳喊喊喳喳，鼓噪着，互相追逐打闹泼水，以各种各样天真浪漫的方式和动作，率性地，无拘无束地，戏耍在婆罗洲心脏深山里，一座天池也似，荡漾在明月下，梦境般，闪烁着蕊蕊星光和波光的原始礁湖中。（月圆前夕，登由·拉鹿秘境）

经过了十天惊心动魄的航行，看过了那么多人欲横流的场面，我们随着永到了仙境也似的小儿国，霎那间时间归零，童真弥漫，说不尽的天然风景。这，我以为是李永平全书抒情想像的核心。

然而我们知道登由·拉鹿湖是婴灵的故乡，那些天真烂漫的儿童都是因为种种原因而早夭的亡魂。接引永的正是那个十二岁就被神父强暴，怀孕投水的马利亚·安娘。月光下的登由·拉鹿秘境如此欢乐，却有一股说不出的伤恸萦绕其间。李永平这样的生命基调我们是熟悉的。他九十年代的两部大书《海东青》、《朱鹮漫游仙境》写的都是小女孩长大前堕落的必然，挫折的必然。

由此我们看到李永平叙事美学的二律悖反。如前所论，书写或——再创造——是一种弥补缺憾，救赎创伤的象征行动。但书写既然总是已经迟来的“诗学正义”，是始原（生命、爱情、想像）被伤害以后的救济措施，我们是不是能说，书写总是只写出书写的不得已，重新开始的不可能？李永平叙事的长河一方面指向意义的源头，也同时指向意义的尽头。如此《山》的结尾就更充满暧昧的歧义。我们要问，当少年永走向他的姑妈的那一刻，这是他生命故事的缘起，还是溃散的开始？

我以为多年来李永平的写作就在这二律悖反的叙事美学间展开，而以《大河尽头》为最。写作原来只是因文设事，但写作所形成的文字诱惑竟使作家魂牵梦萦，不能自己。《吉陵春秋》的吉陵、《海东青》的海东或是《大河尽头》的卡布雅斯河其实都只权充他的背景，与文字妖精打架才是他心向往之的目标。李永平风格上的缠绵繁复因此有了欲念上不得不然的因素。

我们也不能忽略《大河尽头》叙事结构上的安排。这本小说是自谓老浪子的作者（叙事者）李永平说给朱鹮听的故事。朱鹮何许人也？《海东青》、《朱鹮漫游仙境》里那个七八岁就懂得离家在海东市红灯区迢迢的小妖精。在李永平的呵护下，朱鹮漫游她的仙境／陷阱以后，总也不

长大了，她是日后李永平所有作品的缪斯，或是“宁芙”（Nymph）。

诚如李永平在序言所述，他祈求朱鹁再听一次他的故事，“用你那小母姊般的宽容体恤和冰雪聪明，再替我清涤一场孽业”。因为朱鹁，老浪子的童年往事有了着落。这恰好和《大河尽头》里的人物关系形成微妙对应，因为故事里的少年是在中年的荷兰姑妈的启蒙下，展开了他的生命成长之旅。

朱鹁和克莉丝汀娜，海东和婆罗洲，淡水河和卡布雅斯河，叙事结构的循环对应再一次提醒我们李永平来往欲望空间，编织记忆的方法。诚如李永平的夫子自道，“丫头，台湾，婆罗洲”是他创作的三大执念。《大河尽头》也许是李永平的原（侨）乡之作，但是台湾——海东——的光影从来没有远离。在从台北经过宜兰到花莲的火车旅行中，卡布雅斯河的航程一点一滴的浮现，在朱鹁的一颦一笑中，那些南洋小“宁芙”的身世变得无比亲切。登由·拉鹿湖的小儿国如果出现了小朱鹁的身影，我们不会觉得惊讶。李永平不已经暗示，有朝一日，他想写出一本《朱鹁在婆罗洲》么？

一九六二年的那个夏天，英属婆罗洲仍然是殖民地，东南亚的局势混乱，战火一触即发。一个来自古晋的华裔少年穿着一套不合身的白西装，来到了婆罗洲西部坤甸。燥热的夏天，没有名目的欲望，奄奄一息的殖民地风情，一切如此懵懂混沌。哪里想到，一场大河之旅竟开启了这个少年生命的知识。而大河归来，恍若隔世，少年后半生的漂流由此开始——他一切的故事也由此开始。沈从文的话：

我老不安定，因为我常常需记起那些过去的事情……有些

过去的事情永远咬着我的心，我说出来，你们却以为是个故事。没有人能够了解一个人生活里被这种上百个故事压住时，他用的是一种如何心情过日子。<sup>1</sup>

多少年后，漂泊在台湾的“南洋老浪子”切切要为少年写出一个故事，因为故事里有他自己——还有所有文学的浪子——的心路历程。也只有叙述的过程里，浪子蓦然回首，为他的迢迢找到意义的坐标，并且因此“离去了猥亵转成神奇”。<sup>2</sup>

---

1 沈从文，《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》，《沈从文文集》（广州：花城出版社，一九八二—一九八四）卷四，页四九。

2 同上。

## 下卷序

### 问朱鹁：缘是何物？

#### ——大河之旅，中途寄语

李永平

我们在赤道大日头下的漫长航程，如今进行到了中间阶段。丫头，你一直耐着性子静静听我讲故事，听到这里，世故如你，终于也不得不承认，这可真是一趟你前所未闻，既奇诡美妙，委实有点荒诞不经，但不知怎的却又令人无限缅怀神往的回忆之旅。

这二年多来，我这个两鬓飞白、满面风尘兀自飘流在海东一屿的南洋浪子，喁喁絮絮，梦呓般一径向你——朱鹁，我在台北街头结识的那好似离群的一只红雀，啾啾唧唧，独自快活地浪游在红尘都会中的谜样小姑娘——诉说我少年时期，混沌初开之年的暑假，因缘凑合，伴随一群来自“北海西土”的红毛男女，从事一趟热带丛林冒险旅程。好日子！阳历八月阴历七月，开鬼门时节，婆罗洲天空水红红一瓢弦月下，一伙人泛舟卡布雅斯河，沿着赤道线，朝向这条千里大江的尽头，天际一座光秃秃拔地而起的石头山，峇都帝坂，兴冲冲喜孜孜进发喽。我们这群懵懂无知，硬闯伊班人世代禁地，试图攀登达雅克人神圣冥山的外邦人，顶着河上一颗火日头，一路浑浑噩噩忐忑忐忑，身不由己，仿佛受到那令伊班妇女闻风丧胆、奔相走避的黑魔王峇里沙冷的召唤，趁着鬼月鬼门大开，争相赶赴鬼门关似的，没命价一站又一站只顾溯流而上……

这趟大河追忆之旅——这本书——缘起之时，我刚来到台湾东部一所新兴大学教书，住在簇新的教员宿舍。某夜，子时梦醒，枯坐山谷中偌大一座荒凉校园白惨惨一盏台灯下，心情萧索，只好想想往事。满园野狗此起彼落轮番嗥月声中，心头忽一动，赶忙找出几张稿纸，拿枝笔，对着那悄没声陡然耸立窗外的阿美族人的圣山，黑色奇莱一弧月，放悲声，内心开始呐喊呼唤你的名字，招你的灵：朱鹁归来！请再听我讲一桩我少小时候在南洋发生的事。恳求你信守你的承诺，用你那小母姊般的宽容体恤和冰雪聪明，再替我清涤一场孽业。请帮助我，袪除那潜伏在我心中极深处的另一个更庞大顽强、更幽暗、更诡谲多变，但也更让我迷惑和眷恋，以至整个人沉溺其中，既不能也不愿自拔的魔——峇都帝坂。

好朱鹁，你这丫头果然是信人。你在新店溪上的黑水潭听到我午夜的召唤，二话不说，一甩满头滴答的水珠，回来啦。如同三年前你随我漫游台北，边走，边听我讲述婆罗洲童年往事的那一夜，这晚你风尘仆仆，依旧晃荡你脖子上那刀削般一蓬子齐耳短发，倏地显现在我眼前。你，机灵灵，睁着你那双永远闪烁着慧黠好奇光芒的眼瞳，只打量我两眼，没工夫同我寒暄，也不忙着互道别来如何，一屁股就在我书桌前的窗台上落坐，沐浴着满窗霜样的月光，定定瞅着我，一瞬不瞬，半声也不吭，就开始聆听我讲述，我十五岁那年暑假在南大荒，那条黄色大河上经历的一场孽缘，它的源起、过程和寂灭。

我的一位授业老师说了：回忆和书写是洗涤心灵的不二法门。这是学究语，你这聪慧的小女生当然说不上口（想来，也不屑说），但你确实以你独有的方式和效率，帮助我做这门特别的功课。

于是，着魔似的，我守着台湾花东纵谷一盏台灯和一叠稿纸，握着笔，通宵砣砣，努力追索这桩往事，试图重温赤道雨林中这段离奇的行

脚。就在你这个十岁的小丫头(是十岁了吧?你的年龄总是让我捉摸不住)那刀也似冷森森、令人不敢正视的一双眼神监督下,一古脑儿,我将那冰封心底、几十年不见天日的少年航程,巨细靡遗,从内心旮旯角落抠挖出来,大刺刺,摊在光天化日底下。

我哪敢有所隐瞒。因为,早在三年前,咱俩结伴夜游台北边逛边讲说童年往事时,我就领教过你的脾气:“你要讲,就干脆全部讲真的。半真半假装神弄鬼的故事,我没兴趣听。若让我听出你在唬弄我,我就掉头而去,马上打道回新店溪黑水潭老家!”所以那晚台北夜游之旅结束后,我们就有了《雨雪霏霏》这本以“真诚”取胜的书……这是题外话。

反正,我心中的记忆之闸一旦被你拉开,往事便有如决堤之水,哗喇喇汹涌而出。接连四十九夜(我算得很清楚)通宵不睡,我坐在窗前台灯下,对着抱住膝头蹲坐在窗台上的你,边喃喃诉说边发狂似的书写。就这样,故事一路讲,直讲到了七月初三日大河之旅正式启航那一章节,形势大好,故事的发展澎澎湃湃,水到渠成,眼看一年之内便可以完成整部小说。就在这当口,好像帮我庆祝似的,我书房窗外的庭院霜正浓,木槿花却红泼泼一片开得醉人。忽然,无缘无故,我心头那根闸又给悄悄拉上,水闸门砰地阖起来,水源登时枯竭,大河的故事再也讲不下去了。

丫头你那倏来倏往、来去无踪的老毛病又犯啦。这次,你又不声不响,只格格一笑就凭空消失在我眼前,任我怎么凭窗呼唤,你就是不理睬。我的缪斯中途舍弃我了。

我因此停笔。他们说那是瓶颈喔,写作之路必经的一道关卡或试炼喔,不急,时机一到便会豁然开通,但我自己晓得,我心中的那一股滋养这部小说、推动这趟大河回忆之旅的神秘活水源头,早不早晚不晚,可偏偏就在我们的船升火待发的那一霎,突然地、离奇地干涸了,涓滴



不存，留下我干瞪着一叠空白的稿纸只顾发愣。我不解。我束手无策。好几次我把心一横，收拾起已经写好的九十多张五百格原稿纸，捧到庭院中准备放一把火烧掉，幸而终究硬不起心肠来。为此，我踟蹰越起，足足半年之久。后来在一桩最奇妙的机缘促成下，我在台北县淡水镇半山腰上买了一间房子——南洋老浪子，生平首次购屋置产！搬进那晚睡不着，深更独坐窗前，望着那黑魑魑山鬼般横卧在对岸水湄一团白雾中的观音山，正自发怔，忽然雾散天开，窗外一派清光迸射。揉揉眼皮定睛望去，寂悄悄，只见一枚半圆月斜斜挂在河畔红树林上空。望着望着，心头倏地一抖。丫头哇，三年前那晚咱两个浪游台北，在新店溪上跋涉一夜，溯流而上寻寻觅觅，天将破晓，终于找到那传说中绝灭已久的台湾野生纯种原生鱼——庵仔鱼。记得吗？那当口狂喜之余，猛回头一望，曙光熹微中我们看见河口的月亮，待沉不沉的，披着一条白纱，倚靠在观音山巅，静静俯瞰水源头那一窟黑潭中争相飞蹦起舞的鱼群。观音山头的月娘！三年没见，这晚她依旧想她的心事，笑吟吟，一径低垂着素净的面庞，半阖着眼睑，守望这条曾经孕育台湾原生命而今已变得浊臭不堪的河流，慈爱一如母姊。她，活生生，就是一位满脸笑容、祥光普照的南海观世音菩萨——我从小就提着香烛跟随我妈到古晋大庙参拜的母神。

月娘，她别来无恙呢。

仿佛给悄悄上了润滑剂似的，颯地，我心内那一根门又被拉开，启闹喽，活水又哗啦啦涌流。丫头你笑眯眯若无其事，好像刚从哪里玩水回来，甩着一头一脸滴答的水珠，不声不响，又遁回我身旁，依然圆睁着你那双小泼皮般狡黠乌溜的眼瞳，捋起湿漉漉的裙摆子，往窗台上只一坐，定定瞅住我，双手托起腮子，摆出一副准备继续聆听我讲故事的